

长三角一体化视角下文化融合路径研究

余卫^{1, 2} 王安琪²¹

(1. 安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2. 广德市统计局, 安徽 广德 242200)

【摘要】: 区域文化融合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也会推动长三角地区走向更高质量的一体化。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融合发展历史较长,融合效果也比较好,文化融合的基础较好但是起步迟,随着长三角地区同城化步伐加快,文化的融合问题将更加突出。从长三角地区文化融合的推力和拉力分析区域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再推导出文化融合的内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融合提出路径参考。

【关键词】: 一体化 文化融合 内在机理 融合路径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7961(2019)05—0082—06

0 引言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为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意味着,继“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将成为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第五个国家战略。

一体化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一体化,而应该是深层次、多方面的一体化。当前学术界对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中,学者们从产业结构调整、地方保护与市场统一、企业并购、跨域环境治理等多角度对一体化问题进行研究,而从文化视角的规范研究尚不丰富^[1]。徐从江等^[2]运用SWOT分析方法,研究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与路径,提出了基于SWOT战略矩阵的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以及基于区域间协同发展的雁阵模式与基于产业间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模式相结合的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杨国华^[3]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研究,认为当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工业设计、广告策划、动漫游戏等优势行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吴雨航^[4]从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管理目标以及确定相应的行业管理方案两方面对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并提出从提升政府与市场绩效评估的方法及提升市场与企业绩效评估的方法两方面来提高长三角区域文化产业绩效评估质量。

另外,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文化产业角度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揭示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研究领域相对狭窄,重点在挖掘文化的经济属性,较少关注文化自身的融合与发展,更没有阐明文化融合的内在机理。王雪艳等^[5]通过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企业家精神视角研究长三角地区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出长三角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陈柳等^[6]认为长三角地区的创业文化和冒险文化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而开放文化融合对经济一体化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金项目:安徽省2017年度软科学项目(1706a02020024)

作者简介:余卫(1991—),男,安徽安庆人,助理统计师,硕士,主要从事管理统计、营销管理。

因此,在一体化发展中有必要对文化本身的传承与发展进行重新思考,尤其是面对当今过度挖掘文化的经济属性和不良文化的反噬,文化扭曲现象屡见不鲜,对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纵深发展和更深层次的融合形成了阻碍,探索从文化融合视角反推长三角一体化深入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着重分析长三角地区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揭示文化融合的内在此机理,最终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文化融合提供路径选择。

1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文化融合可能性分析

对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文化融合可能性分析,可以借鉴人口迁移领域的“推力-拉力理论”。人口迁移中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为促使人口流动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在区域文化融合分析中,推动文化融合的基础性条件被认为是“推力”,即在供给侧为区域文化融合提供可能性的各类亚文化和先天优势条件;而拉动文化融合吸引力条件被称为“拉力”,即在需求侧形成的对多元文化的强大引力。

1.1 从供给侧看长三角文化融合的推力

文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相伴相生的,而不同地域条件下又催生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文化的融合就是以区域内各类亚文化为基础。长三角地区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人员流动密集,自古以来经济发达,为各类亚文化的诞生和文化融合提供了人缘和地缘优势。

1.1.1 地理优势

如图 1 所示,长三角一体化所包含的四个省级城市紧密相依,南北连贯东西相通,外可面向国际内可辐射中西部,密集的内陆交通网和发达的水系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活动和人文交流,是我国区域一体化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文化的交融早就在先天的地理条件下稳步开展。



图 1 中国长三角各城市区域位置图

1.1.2 人文优势

长三角地区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 4-6 世纪东晋、南北朝和 12-13 世纪南宋两次大移民,以及后期的内路交通网建设,这里逐步成为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和“丝绸之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大亚文化:江苏的吴文华、浙江的越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和安徽的徽派文化。吴越文化以其隽秀内敛特质,尤其是吴文化中包含的聪颖智慧、务实诚恳的品质和越文化中注重的功利主义、高质实效精神对近现代江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催生出诸如“苏南模式”和“浙东学派”等实践成果,使得江浙模式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学习的对象;上海的海派文化不仅是我国海洋居民对海洋经济不断探索的智慧结晶也是在吴越文化的交融下,吸取吴越文化的精髓并融入新鲜血液的成果,正是海派文化的这种包容性使得上海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并引领我国对外开放的大潮;而安徽的徽派文化则是兼揉并济,既有商业属性的重义轻利、诚信自重,又有戏剧属性的宛转悠扬、沉稳大方,以“黄梅戏”和“徽商”为代表的徽派文化在全国广赋盛誉。

1.2 从需求侧看长三角文化融合的拉力

对文化产品需求的增长既是消费升级的表现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证明,反过来,庞大的文化需求市场进一步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 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8322 元,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人均消费为 2086 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 11.4%。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 2013-2015 年,文化消费增速加快,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贡献日益凸显,文化消费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增加,从 2013 年的 37.51%增加到 2015 年的 39.73%,增加了 2.22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文化消费占 GDP 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从 2013 年的 1.32%增加到 2015 年的 1.52%,增加了 0.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文化消费带动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加^[7]。

1.2.1 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并不是片面的一体化,而是深层次多维度全方位的一体化。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长三角只是地理位置上相互靠近,在地图上看类似三角形而得名,人文经济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21 世纪初的长三角更多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强调以上海为中心,扩大长三角的经济版图,逐步向中部传导产业转移;近三年强调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其内涵已经远远超过经济范畴,外延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管理等扩展,更加注重长效机制建立和专题合作的深入,不断丰富探索协调发展新的路径手段。

1.2.2 文化自身传承发展的需要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没有间断的国家,究其原因,在长达五千年的发展史上,除了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意识和生动实践,还有就是文化自身所拥有的巨大包容性。我国拥有 56 个民族,为了加强统治基础,古代朝代更迭中追求文化的统一性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南北文化、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交融最为明显。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国内文化的继续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为文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时代在进步,而文化是反映社会发展的一种表达,从来没有一种文化在固步自封中永续发展,实践也证明了只有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才能使文化繁荣昌盛。因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文化融合,既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现实课题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然选择。

1.2.3 文化生产力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

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在很多领域已经被证明,如在价值链上游的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其创造的经济价值也在逐步提升;长三角的海洋文化产业迅猛发展,2017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22952 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9.6%,海洋文化产业贡献了超 1/5 的总量价值^[8];2018 年天猫“双十一”购物节最终成交额为 2135 亿人民币,这个由阿里巴巴打造的年度购物狂欢日,其原意是为契合单身文化而造就的,在各省购买排行上浙江、江苏、上海分别位列 2、3、4 名,而具体到各城市成交额,长三角三省一市所包含的城市占据总榜单前十名的有 4 个,上海毫无疑问占据榜首。由此可见,文化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

1.2.4 人民对文化多样性的需要

经济越是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就越旺盛。新时期,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点,长三角地区地理同根、文化同源,居民对区域文化的理解 and 需求具有天然优势,比如安徽的黄梅戏受到江浙观众的追捧;江苏的名城文化和艺术造诣受到全国游客的喜爱;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中外文化融合的前沿,不管是现代化气息的建筑文化还是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都是海内外人士的首选之地。将长三角地区丰富的传统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人文资源结合起来,打造文化资源共享、文化平台共建、文化机制合作共赢局面,满足多元化的文化市场需求。

2 多元文化融合机制

文化融合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存在差异和冲突的前提下。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查阅和文化演进方式的研究,得出文化融合基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文化防御阶段、文化摩擦阶段和文化重构阶段,三个阶段依次推进并循环进行。具体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多元文化融合结构图

2.1 文化防御阶段

文化防御阶段指的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状态为相互分离,文化之间只是通过间接渠道相互了解,并没有实质上的碰撞,此时各文化以自我为中心,对外来文化的存在感不强,推动文化互动的推力极弱,如同形成一种保护膜,各自互不打扰,互不侵犯的状态。防御阶段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无意识的外来文化排斥。由于在文化防御阶段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形式上是分离的,因此自身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自我文化圈中,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多是通过电视、网络等间接渠道,而这种微弱的文化联系不可能让外来文化改变当地的文化生活方式,如“南米北面”“南糕北饼”“南甜北咸”等根深蒂固的文化生活方式,形成了对外来文化的无意识的抵制。另一方面是有意识的自我文化保护。对外来文化无意识的排斥其实就是对自我文化的保护,就像赖以生存的习惯是不容许被轻易打破的。比如近年来争议颇多的“杏花村”属地问题,山西临汾、安徽贵池、江苏徐州和南京、湖北麻城等地均自称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其实这就是对自我文化的保护意识。

2.2 文化摩擦阶段

文化摩擦阶段是指不同文化间有了一定接触,但是由于不同文化间存在差异,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出现的摩擦现象。此阶段又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机械性文化摩擦。机械性的文化摩擦主要是由于认知上的原因,不同文化间存在理解差异和行为差异而导致的一种文化表面层的摩擦,多出现于文化交流的早期。一个习惯吃咸食的人初次去上海,面对各类加糖菜肴肯定是不习惯的,面对不熟悉的环境又没有太多其他选择,只好接受,但是后期这个人可能会选择自己做饭或者吃泡面;又或者一个人对上海人的认识是不够大气,因此他就不想和上海人交往,这就是机械性文化摩擦的表现,其本质原因是不同文化间交流不深,只是在自我意识里的一种认知。

二是选择性文化摩擦。选择性文化摩擦是随着文化交互的深入,不同文化间认同感进一步加深,表现出求同存异的特点。这一阶段已经摆脱了单纯认知上的片面文化理解,在相互交流中,文化的共性被发掘,表面上的文化摩擦减少,但是某些无法调节的文化领域成为摩擦的主要阵地。如在文化生活中,饺子和年糕是南北方都可以接受的食品,但是在过年的时候北方人更愿意吃饺子而南方人则选择吃年糕,如果一个家庭是由南北方共同组合而成,那么在过年的时候可能既要做饺子又要有年糕。选择性文化摩擦本质上是随着时间推移,不同文化间的交互认同感增强的表现,但是对某些固有的文化还是无法融合的状态。

三是结构性文化摩擦。结构性文化摩擦是在外力作用逐步加大,不断冲击原有内部文化的基础上,以文化包容性为催化剂,加速文化融合的现象。随着人口、经济等方面的往来更加密集,部分流动性人口转变为固定居民,他们把各自文化带入到新的生活圈中,原有居民在与外来居民的共同生活中,已经逐步认可某些外来文化,并渗透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原有的文化结构被打破,形成了结构性文化摩擦。该阶段是文化融合的关键阶段,在经历了机械性文化摩擦和选择性文化摩擦之后,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与矛盾已经完全凸显,能否打破原有文化结构,决定文化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2.3 文化重构阶段

文化重构是文化融合的最后阶段,也是文化推陈出新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经阶段。在文化摩擦阶段的尾声,尤其是在结构性摩擦阶段,不同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显现,只是涉及面不够广,文化的功能性作用没有完全展现。而在文化重构阶段,一部分是文化自身的更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一些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逐渐消化,另一部分是经过自身更新后的不同文化的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文化体系,不仅在文化的面貌上焕然一新,在文化的内涵上更加丰富。此阶段同样经历三个阶段。

一是文化认知重构。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只有打破固有认知的结构,不同文化才能有足够宽容的环境深度融合。文化认知重构指的是在思想层面冲破原有禁锢,敢于尝试并接受新的文化,从而使文化融合拥有思想支撑。当前年轻人在文化认知方面拥有比较宽容的态度,一方面在思想上敢于尝试新的文化,在行动上也能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年轻人流动性相对较强,在传播自己文化上更加广泛,是文化传播和融合的先行者。而在中老年人群当中,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不能接受其他文化,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赖以形成的生活习惯很难改变,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深,并且他们的生活圈相对较小,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也不多,多重因素使得他们不敢去尝试或接触新的文化。总体来说,文化认知重构的重点在年轻人,只有他们具有更加开放的胸怀,才能找准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点,不断推动文化的交融。

二是文化内涵重构。文化内涵重构是将新的文化内容添加到原有文化当中或者是自身文化内涵的升级更新。在文化融合中,文化内涵重构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尽管在文化认知重构中,人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心里得到了缓解,但是想要把外来文化融入到自身行为中去,还需要一个适应阶段。由于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文化思维和方式同样具有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植入新的文化内涵,是对原有文化的重新解剖,是在一定环境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推广过程。另外文化内涵的重构并不是大面积文化内容的替换,而是从点到面,量变到质变的推进过程,文化内涵重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历史上几次大的文化融合都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且是分阶段、有重点、由点及面逐步扩大空间范围,从而很好地保证了文化的延续性和发展性。

三是文化结构重构。文化结构重构是文化融合的最终阶段,该阶段是在认知重构和内涵重构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到文化结构层,在纵向挖掘文化融合的深度,在横向拓展文化融合的广度,最终形成具有多元文化气息,符合时代生活需要的新的文化体系。首先在物态文化层,扩展人类物质文化生产活动的及其产物的总和,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其次是

在制度文化层,通过融合多元文化将原有小范围的各类社会实践规范进行补充和完善,使新的制度文化能反映更多人的需要;再次是在行为文化层,将不同地区具有各自民族特色或者地域特色的文化进行交融,在不影响文化多样性和地域特色的基础上,开发更加包容的新型文化体系;最后是心态文化层,通过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将不同文化中代表时代发展需要的先进文化进行集中归纳,孕育出代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最终形成新的文化体系。

3 长三角文化融合路径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入发展,经济的融合已经率先走在前列,而文化的融合则稍显滞后,而当前文化的作用不仅在经济方面越发显著,在人文交流方面的作用日趋凸显。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人口规模达到1.5亿,相对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而言人口数量最多^[9],人口分布层级明显,既有上海地区超过1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也有南京、杭州等人口数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型城市,而最鲜明的特点是,未来长三角的人口流动更多地表现出在城市群内部各核心城市间的流动,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活跃^[10],由此导致的不同文化融合问题急需关注。

3.1 在文化防御阶段增加外部干预

文化防御阶段主要特点是不同文化间的主体分离,难以形成近距离的文化交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加强外部干预,推动文化接触。一是政策干预。在政策上鼓励不同文化交流,开展多形式的文化互动,不断拓宽文化合作领域,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互信;加强文化的包装宣传,以更加符合区域文化生活需求的方式打造文化品牌,加快培育领军性的文化产业集团,增强文化吸引力,从而逆向吸引外来文化的主动融合;加强文化发展机制的顶层设计,加强长三角地区文化政策协调,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统一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推动长三角地区优秀文化项目和资源开放共享、合作共赢,提升长三角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为促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做出更多贡献^[11]。二是心理干预。心理干预就是打消顾虑,开放胸怀大胆迎接外来文化。进一步打造宽容的文化环境,合理引导文化的正向传导,逐步形成内外兼收包容开放的文化价值观;减少文化歧视,提升不同文化消费倾向,降低文化消费顾虑,增进文化互容信心,从而合理化解大众的文化心理负担。三是过程干预。由于文化的特殊属性、市场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多方面原因,在文化融合中,必须加强过程干预。预防低俗文化和不良文化对优秀文化的腐蚀,筑牢新时期滋生各类腐朽文化的思想防线,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商业途径等传播、扰乱文化市场正常运行的各类违法行为,打造更加公开透明的文化交流方式。

3.2 在文化摩擦阶段增加内部润滑剂

为减少文化摩擦的阻力,增加内部“润滑剂”是一个理想的办法。根据文化摩擦阶段的三个过程,可以考虑不同的润滑方法,在机械性文化摩擦阶段,加入助推“润滑剂”,推动不同文化间的认同和理解。长三角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脉相通,区域文化合作是大势所趋,借助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论坛、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建设、优秀原创群众文艺作品展演等平台,利用“互联网+文化发展”模式,增进不同文化的友谊,深化文化交融的基础;在选择性文化摩擦阶段,加入增面扩容“润滑剂”。进一步加大不同文化接触面,扩充不同文化的影响力,合理引导文化的交融向多层次宽领域发展。在此阶段可以建立文化合作示范区,以区域优秀文化和资源为引领,率先建立合作机制,深化合作领域,推动区域文化联动发展,并将取得的经验逐步推广,拓宽文化在多业态的互容,深入形成文化在市场融合、产业融合、政策融合等方面作用;在结构性文化摩擦阶段,加入综合“润滑剂”。文化结构的稳定性是很难打破的,因此在结构性文化摩擦阶段必须加入综合性的“润滑剂”,一方面减轻文化摩擦带来的阻力,另一方面在打破原有结构建立新文化结构的同时拒绝不良文化的侵蚀,把握好文化遗产与文化交融的关系。加入综合性“润滑剂”需要政府、市场主体和受众之间形成多方联动,加强文化结构的顶层设计,满足多元市场主体的文化需求,推动受众之间主动衔接,使文化摩擦阶段尽可能顺畅。

3.3 在文化重构阶段注重提升综合文化实力

文化融合的目的从小范围看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多元文化的需求和实现更好的文化传承,从大的范围看是增加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竞争力。首先要准确定位文化重构。既不能盲目自迷于多元文化的选择困惑,也不能因为五千年原有优秀文化而过度自负,更不能在面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时产生文化自卑,因此在长三角一体化文化融合过程中必须破解心理难题,从认知角度提高站位,准确定性文化重构之后走向何方,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有何作用以及如何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其次,甄选重构文化内容。文化重构的内容甄选,是要明确重构之后的文化应该有哪些内容,应该如何对这些内容进行选择,这些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关系^[12],科学判断文化传承性与现代化转型诉求之间的取舍,积极在人民增长的文化需要与文化真空中挖掘内容,同时敢于在文化误读中寻求正本清源,推动文化内容开新。最后推动文化结构重构。文化结构的重构意味着原有文化结构的解构和新文化要素的重组,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描绘出重构后的文化结构和正确处理原有文化的“破”与“立”的关系。解构原有文化中落后的、错误的文化元素,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各类文化要素重新组合,将文化融合的解构与建构统一起来。深入推进主结构与补结构的融合,不断缩小传统文化守护与理想文化之间的差距,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作为主结构,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补结构,形成主补结构框架,增强补结构对主结构的支撑作用,从而达到主补结构的高度融合。

4 结束语

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文化领域的合作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在长三角核心城市即将进入同城化时代的关键节点上,文化融合将成为深化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推力,作为提升城区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作为服务人民和长三角发展大局的雄厚软实力。

参考文献:

- [1]汪伟全. 长三角区域文化融合研究: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思考[J]. 现代管理科学, 2014(4):84-86.
- [2]吴雨航. 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管理模式及其绩效评估[J]. 财经界(学术版), 2018(17):53.
- [3]王雪艳, 廖信林, 吴友群. 长三角地区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企业家精神视角[J]. 池州学院学报, 2017(4):56-60.
- [4]徐从江, 瞿群臻. 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20):8583-8585+8809.
- [5]杨国华. 论长三角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3(1):85-88.
- [6]陈柳, 于明超, 刘志彪. 长三角的区域文化融合与经济一体化[J]. 中国软科学, 2009(11):53-63.
- [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 [8]李丽娜. 长三角区域文化市场融合及一体化发展研究[J]. 文化产业研究, 2015(1):90-101.
- [9]张延群, 许立勇, 王瑞雪.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文化协同发展——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比较[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1-7.
- [10]<http://free.chinabaogao.com/gonggongfuwu/201803/03213255202018.html>.
- [11]侯兵, 周晓倩. 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态势测度与评价[J]. 经济地理, 2015(11):211-217.

[12]王永友,潘昱州.文化自信视域下传统文化重构的“三重”困境[J].南京社会科学,2017(7):142-149+156.